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四十七回 遞公稟總督准詞 緝要犯捕快尋友

話說胡惠乾叫白安福在會館門口叩四個頭方才罷休。眾機匠因他已經改口，只得又上前說道：「白先生今日被你這一陣惡打，已是冤枉，人人有面，樹樹有皮，何必還叫他到門外出醜。你老人家這威名，誰不曉得，何必定要如此，由我們大眾謝個罪罷。」說罷上來三四個人，將胡惠乾拖了過去。這裡白安福已被氣得目瞪口呆，見胡惠乾放了，便走過幾個人來，將他送往後面去了。外面胡惠乾還是大喊大罵，復經眾人連連作揖賠罪，才把他勸了出去。這裡眾人，見他已走，大家抱怨道：「昨日究竟是誰人在外面亂說，被他的徒弟聽見，鬧成這個樣子？」那些說話的人，聽了這個風聲，久已躲到別處去了。白安福在後面氣了好一會，方才開口道：「這裡全無天日，豈不要造反麼？他既將我打傷，我此刻就到轅門，看制憲如何說法。」陳景升道：「去總要去的，倒是叫人出去看看，胡惠乾哪裡去了，可有人在此地。莫要再被他得個現的去。」眾人都說有理。早有三四個人跑了出去，回來說道：「他們已經去遠了，要去趁此去罷。」三人一聽，只得又將前番的轎子叫來，三人乘轎，來至轅門，叫人拿了治晚生的帖子，投遞進去。

原來兩廣總督，姓曾名必忠，此人也是個翰林出身，平生嫉惡如仇，□分清正。當日家人呈上名帖，說是新翰林侍衛共計三人，皆至轅門求見，說有地方上要話面稟。此時曾必忠，早已得著軍機的公事，因紳士尚未稟上來，故未發札，此日見陳景升同白安福來拜，吩咐有請。家丁領命出去，陳景升等雖是京官，但因本籍的督撫，不敢由正門而入，眾人皆在大堂門口下轎，向暖閣穿進裡面。家人引入花廳，早見曾必忠衣冠整齊站在堂口笑臉相迎，陳景升等見著，趕上一步，彼此行禮已畢，兩旁設了坐位，送了茶，然後大家坐下。陳景升說道：「晚生等由京回籍，理應早赴轅門拜候，適因俗務紛繁，有疏禮貌，罪甚，罪甚！」曾必忠也謙遜道：「諸公玉堂清貴，老夫早想趨賀，因未知諸公可否榮歸，是以稍遲，抱歉之至。」說畢又向李流芳、張、何二人，挨次談論。到了白安福面前，因他是個武進士，雖然用了侍衛，卻比不得陳景升等清貴，乃問道：「白兄高居金榜，武藝超群，令人可羨。」

白安福本是個機匠學武，又是改行，今雖用了侍衛，但見了大人先生，總有些不脫俗言語，也就接不上來，見曾必忠獎勵他幾句，也不知如何是好，急了半會，方才說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」本來被胡惠乾打了兩個嘴掌，已是紅腫不堪，此刻答不出話，又一急，面上一陣飛紅，把這個腫的地方，都發出亮光來了。曾必忠向他說道：「白兄如此氣概，將來必專闖武營，看你面上如此光彩，可見就是預兆，可賀，可賀。」白安福見如此誇獎，實在不安之至。陳景升與李流芳聽了這話，又將白安福看了一眼，彼此實在好笑，胡惠乾打了他兩下，弄到如此地步，還說他好氣概，若再打兩下，連眼睛也腫起來，那時很好看呢。白安福見眾人皆談閒話，不說正文，自己也就顧不得羞恥了，接著說道：「大帥獎譽晚生，晚生臉上並非是光彩，卻是紅腫。」曾必忠詫異道：「白兄何以如此？請道其詳。」陳景升見問，趁著說道：「晚生等今日前來，一則為大帥請安，二則因地方上有一惡霸，此人姓胡名惠乾，乃是少林寺惡僧的徒弟，拳棍□分凶勇，前已打死□餘人命，是以晚生等在京聯名具奏，蒙陳劉兩軍機批准在原籍建醮，並請大帥札節下屬，一體彈壓。想這公事，大帥處諒早得著了。」曾必忠聽了連忙答道：「於前日已經接到此件公文，既諸位為超度亡魂起見，即請照辦便了。」白安福道：「晚生固已奉旨准辦，故已回籍後，就僱工人在會館起造神臺，不料胡惠乾目無法紀，膽敢將神臺拆毀，將晚生毆打。是以晚生前來面稟，叩求大帥恩裁。」說著在身邊取出稟帖，遞了上去。曾必忠展開一看，說道：「這胡惠乾如此不法，地方受害不淺，縣府竟不通報上來嚴拿究辦，實屬玩忽已極。諸位先請回去，老夫立刻飛節府縣，派捕查拿，一面派差在會館彈壓便了。」陳景升等謝道：「大帥如能照此辦法，不獨晚生等感激，即廣東全省百姓，也沾德惠了。」曾必忠謙遜一番，然後眾人告辭不表。

且說曾必忠見眾人去後，當即傳了廣州府陸樹雲、南海縣王有量兩人前來，先將軍機處來文與他看過，然後又將陳景升等人所具稟狀，交他帶去，從速施行。陸樹雲來到衙門，復將番禺、順德兩縣令傳來，番禺乃是曹永森，順德就是嚴武成。

三首縣得著這件公事，明知胡惠乾是著名惡霸，雖在境內，卻是不容易拿獲，且西禪寺乃有他一班師兄弟，皆是武藝高強，一經舉動起來，恐怕捕快亦無能為力，只得各回衙門，將所有的馬快，皆傳集一處，分一半在機房會館巡防彈壓，一半在西禪寺偵探，如見胡惠乾，將他拿獲，賞銀五百兩，另有功牌獎譽，務必緝獲到案，不得鬆懈。各捕快接了這堂諭下來。雖然是三縣的人，卻是通氣的。其中有個極好的快頭，其人姓方，單名魁，兩臂有四五百斤勇力，那拳棒功夫在廣東省內公門中也算推他第一，手下各快役不是他的徒弟，就是他的徒孫，眾人因他武藝好，年歲大些，俱尊他為班頭，一切事宜，皆聽他主使。當時接下這件公事，眾人就去問他如何辦法？方魁道：「這事上院衙門雖然緊急，但須把根腳站妥，方可行事。我聽胡惠乾從前也非歹人，只因父親被機房中人打死，所以他立志投入少林，習了這一身武藝，此刻機房中人打不過他，故想出這個主意，我們雖可代他出力，但是他們也要謝謝我們的勞，方可行得。你們在此守著，等我去一次，看是如何。」說著別了眾人，立刻來到錦綸堂會館門口，見陳景升等轎子還在那裡，曉得此時還在裡面，進了會館，向門丁說道：「老哥，請你上去，向陳老爺回一聲，說我是南番順三縣差來的快頭，面見老爺們有要話稟明。」

那看門的老頭子聽說是快頭兩字，知是陳景升等人到督院去過，所以縣裡就差人前來彈壓，趕忙動身到了廳上向眾人稟明。白安福聽說，忙道：「叫他進來！」

那人答應出去，領著方魁到了廳口，向眾人請了一個總安，站立一旁，說道：「小的叫方魁，奉了三位首縣老爺的命，招呼帶領眾人捉拿胡惠乾的，請諸位老爺示下，是單在他門口巡防守護，還是帶人到西禪寺去？」陳景升道：「本來公事上招呼府縣，一面派人緝獲，一面彈壓，理應依著公事當差，為何反來動問？」方魁見陳景升抱定公事兩字，忙笑臉回道：「諸位老爺的明見，小的等人雖然充當差役，但這件案，非是尋常的兇手可比，胡惠乾的手段這會館裡是知道的，人不多，手段不好，也不能前去，若僅在此彈壓，這些飲食，小的還報效得起，若再分頭尋獲，必得用厚聘，請人同小的同去。就這一層，望諸位老爺們的恩典，小的只有差遣，沒有這麼厚聘。」

陳景升還未開口，白安福被胡惠乾作弄了兩次，恨不得立刻就捉得了來消這口氣，忙道：「這事也難怪你，究竟要多少銀子作為聘金？你快快說來，好給你們前去。」方魁見他已經答應，乃道：「要聘這人，非三千銀子不可，隨後果能捉到，還要三千謝勞，這就是六千，其餘小的手下的人，聽憑老爺們給賞便了。」白安福道：「這也是件小事。」說著就在身邊取出一張銀票，交給方魁道：「你此刻前去，隨後總不難為你的。」方魁接了過來，打了個千兒退出。

你道方魁是假的麼？其實他一人，知道胡惠乾的厲害，不敢單獨會捉他，因呂英布有個好朋友，姓馬，叫馬雄，其人與呂英布是生死兄弟，當時呂英布未曾學武時，與這人是比屋為鄰，彼此性情相合，就拜了異姓兄弟，隨後英布到武當山馮道德那裡學武，他就到四川峨眉山白眉道人那裡學習，兩人不肯相別，立下交單，現在各奔一方，學習武藝，他日成名之日，定必患難相扶，福祿同享。後來呂英布在水月臺被胡惠乾打死，他還在四川未曾接獲此信。方魁同是白眉道人的徒弟，本領卻不及馬雄，心想欲捉胡惠乾，必須把他請來，方可穩當。主意已定，回到班房，將這話向各人說過，次日大早，復行找了牛化蛟的兒子牛強，說代他去請馬雄，為他父親報仇，約他同去，路上有個伙伴，牛強自然情願。兩人商議停妥，又到會館裡向白安福說知，請他稍緩半個月二□天，再行起造醮壇，免得胡惠乾見我們不在此地，又來尋事，白安福也答應了。到了第三日，方魁與牛強前往四川不提。

再表聖天子在金華府，斷結張祿成一案，與陳景升、李流芳別後，便同周日清往浙江而來。這日到了杭州府城，擇了個福星照的客寓住下，聞說天竺山同西湖兩處景致甚佳，次早起來，用過點心，與日清兩人預備到西湖遊玩。哪知這一去，又引出許多事

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